

明代思想史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叢刊之一

# 明代思想史

容肇祖著

#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出版社

齊魯大學  
學報

每年

每期二元

(叢刊)

明代思想史  
春秋史  
水經注校補初稿  
宋詞紀事

容肇祖著  
童書業著  
鍾鳳年著  
唐圭璋校輯

(專著彙編)

清代地理沿革表  
先秦史  
秦漢史  
明代版本圖錄  
史記地名考  
海南島黎人調查  
王會集證  
呂氏春秋集解

趙泉澄著  
呂思勉著  
呂思勉著  
顧澹承著  
錢穆著  
王興瑞校著  
劉成瑞校著  
沈延國著  
蔣維喬著  
楊延寬著

開明書店印行

# 自序

1

這本明代思想史，是我於民國二十四年在北平開始寫的。那時，我在輔仁大學和國立北京大學任課，於明代思想，苦無專書敘述。空前的創作，大家承認的，有十七世紀中黃宗羲（西曆一六一〇——一六九五）著的明儒學案，自然是很好的參考書。然一家一派，一時代，一地方的見解，在著者自不能不受種種的拘限。而尤使這書不能合今人之用的，則爲時代見解的遷移。呂氏春秋慎大覽察今篇云：「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我們認識時代，不能靠二百數十年以前人的論述，以爲觀察更前人思想的標準。因此，我想要認識黃氏學案編述的好處，以及擺脫黃氏學案的束縛，想盡得黃氏所根據諸書讀之。當時每每流連於各書坊，各圖書館，各家藏書中，搜羅與借閱，仍苦於不盡可得。由此直至民國二十六年夏，所搜集的材料，計已不少，亦頗有出於黃氏所根據之外，爲黃氏所未見或未注意者。我很願日夕細讀各家著作，細大不遺，一家既畢，再看他家。其值得注意的述之，不值得注意的，放之過去。做成客觀的敘述，使前人的思想，明白的顯現在我們意識之前。由此一個朝代的思想，或者大概可以整理出來。當時我的搜集的

目的，以及整理的範圍，並不是限於明代的，正想每一個時代或一個朝代，都爲系統的敘述，而成爲一部較詳細的『中國思想史』。心中每思，縱使這個整書不成，則某時代，某朝代，亦可以寫成若干的部分；以及一家一家的整個思想，我當可整理若干家出現。因此這兩三年中，零星的關於某人思想的敘述的論文，我每有發表。而明代思想史，我亦寫成了一個草稿，印爲國立北京大學講義。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難作，我時正在北平，礮聲中，猶伸紙落筆不已。至十月，始匆匆赴天津，由青島經濟南銅山漢口，以至長沙，後遂至於南嶽。二十七年春，遷抵昆明。四月入蒙自。這年十月，又遷住昆明。每思北平寓中書籍，不免耿耿。在南嶽時，南嶽圖書館有鄒東廓文集，借閱之後，於這書中補入鄒守益一節。今年暑假，因集燕京學報輔仁學誌所印出我的論文，而爲講義中所未及者，一一補入，稍加改訂，遂成這書。不逢太平，因陋就簡，草草成書，當非己心所能滿意。然而愚者一得，頗曾用心，或不至無所補益於讀者。噫！倉黃兵火，敝帚目珍，恐亦徒禍梨棗！安得建國功成，升平立現，使我多暇日多讀書，以完成我所要寫的東西呢？介紹我印刷這書的爲顧頡剛先生，書此志謝。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六日容肇祖自序於昆明落索坡的唐母祠。

# 目 錄

## 第一章 明代理學的思想的來源……………一

一 明代理學的背景……………一

二 理學的來源……………三

三 二程朱陸的思想略說……………四

## 第二章 明初的朱學……………七

一 明初朱學中的博學或致知派……………七

(1) 宋濂(七) (2) 王禕(九) (3) 方孝孺(一〇)

二 朱學中的涵養或躬行派……………一三

(1) 薛瑄(一三) (2) 吳與弼(一八)

三 初期的朱學之秀——胡居仁……………一三

## 第三章 陸學的復活與陳獻章學派……………三四

一 陸學的復活……………三四

二 陳獻章……………三五

三 林光……………四

四 湛若水……………五

#### 第四章 王學的特起——王守仁……………七一

一 王守仁的生平及其學說的關係……………七一

二 格物說……………八二

三 良知說……………八七

四 心體說……………九四

五 明德親民說……………九六

六 知行合一說……………一〇一

七 教育學說……………一〇七

#### 第五章 王門的派分……………一一〇

一 王畿……………一一〇

二 鄒守益……………一二三

三 聶豹……………一二七

四 羅洪先……………一二九

五 王艮……………一三〇

## 六 黃緒

一五九

## 第六章 朱學の後勁

一八三

## 一 羅欽順

一八三

## 二 陳建

一八六

## 第七章 王門的再傳及其流派

二〇六

## 一 胡直

二〇六

## 二 何心隱（即梁汝元）

二〇八

## 三 李贄

二二三

## 四 焦竑

二二六

## 第八章 考證學與反玄學——陳第

二七〇

## 第九章 東林學派

二八四

## 一 顧憲成

二八四

## 二 高攀龍

三〇一

## 第十章 明末兩大儒的思想

三二五

## 一 黃道周

三三五

|             |     |
|-------------|-----|
| 二 劉宗周·····  | 三四  |
| 附錄 述復社····· | 三三五 |

|                    |    |
|--------------------|----|
| 一 復社的起源·····       | 三五 |
| 二 復社的成立及其擴大·····   | 三七 |
| 三 復社的宗旨盟詞和組織·····  | 三九 |
| 四 復社和東林的關係·····    | 四〇 |
| 五 復社的行爲·····       | 四二 |
| 六 反對復社的人物·····     | 四四 |
| 七 復社的尾聲·····       | 四七 |
| 八 復社在當日社會上的影響····· | 四八 |

# 第一章 明代理學的思想的來源

一、明代理學的背景 我們注意每一時代的思想，政治的關係，社會的環境，以及在這時代的生活以及一般民衆的精神，都是可注意的。明太祖起於布衣，驅蒙古族的元人而有天下，當時一般的民衆，種族的精神與見解渙發了起來，故此元順帝不能不北走了。洪武二年（西曆一三六九）明太祖定都金陵。同年，定中原，陷元都（即北京），統一了中國的本部，建立了專制的帝國。這種專制的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是慣例的，沒有什麼希奇。但是爲保護帝位的久遠，維持君主的尊嚴，就有若干的愚民政策，傳統的辦法了。中國政治上用人的標準，每每借重一種考試的制度，但是考試的制度，每每限于經義和文藝的一途，因此迂腐的儒生，無用的文人，揣摩風氣的習舉業家，皆乘這機會跑到政府裏去作官了。自宋朝以來，始以經義試士子。元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詔行科舉，定條例，第一場爲明經經疑二問，自四書內出題，並用朱熹章句集註。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熹爲主，尚書蔡沈爲主，周易以程頤朱熹爲主，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禮記用古註。這是明代考試制度的先導。到明太祖時，更把經義的體裁，嚴密的規定了，這叫做八股考試制度，以八股爲去取的標準，這即所謂科目。科目爲做官的惟一的路徑，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

## 說道：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爲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爲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澧集說。

這種考試的制度，只可製造成若干陋儒。到永樂間，敕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由胡廣等主編，集合若干宋元以來的陋說，在經學的價值上遠比不上唐代的五經正義。故此我們可以說，八股取士的制度，是愚民的政策，腐化了無量優秀的人才，這是和明代的思想很有關係的。其次，當時胡廣又奉敕撰有性理大全七十卷，這是國家明顯的提倡的理學。計性理大全一書，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爲卷帙的，有周子太極圖說一卷，通書二卷，張子西銘一卷，正蒙二卷，邵子皇極經世書七卷，朱子易學啓蒙四卷，家禮四卷，蔡元定律呂新書，蔡沈洪範皇極內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摭拾羣言，分爲十三目，爲理氣鬼神性理道統聖賢諸儒學諸子歷代君道治道詩文。這是皇帝提倡的理學。本來國家定制採用宋儒的五經四書注解，以及四書五經兩大

全的解說，已足使一些人的思想和宋儒理學相接近，又加上了敕撰的理學大全的提倡，淺識的陋儒，更要談理學了，以規行矩步掩護其空疏無學的根柢，以高談性命爲維持其懶惰的性根。至於當時的帝皇，爲擁護當時的理學，是不許人反對宋儒的。永樂二年（西曆一四〇四）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大學士楊士奇請燬季友書。上敕行人劄季友至饒，大會藩臬縣吏民，撻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據陸隴其問學錄卷二引明鄭曉吾學編，這事亦見明陳建學蔀通辨終篇下引皇明政要。明史卷六成祖本紀亦記永樂二年「秋七月壬戌，鄱陽民進書毀先賢杖之，毀其書。」）從十四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初期，這是明代理學的時期，有這考試制度和君主的提倡及擁護爲之背景。

## 二、理學的來源 說理學的來源，我們可先明白理學是什麼？胡適先生解說道：

理學掛着儒家的招牌，其實是禪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產品。其中有先天太極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談心說性，是佛教留下的問題；也信災異感應，是漢朝儒教的遺跡。但其中的主要觀念卻是古來道家的自然哲學裏的天道觀念，又叫做「天理」觀念，故名爲道學，又名爲理學。（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胡適文存三集卷二頁一一三）

這是一種溯源分析的解說，是很確實的。理學的成立在宋代，而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是理學的祖師。故說明代的理學，不得不先明白二程朱陸四家的造詣，這是明代理學的來源，而明代理學

內的競爭，也是從這四家演繹出來的。

三、程朱陸的思想略說 程顥（西曆一〇三二——一〇八五）最初提出『天理』的觀念，以為天理是『自然的道理』，『天』有『包涵徧覆意思』，『萬物只是一個天理』，這種自然主義，承認了無時不存，無往不在的天理或天道，這是道家的自然哲學。這時佛教的思想於他亦有影響，然而他是排外的，以為『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二程遺書卷二上）以『理』字代替佛教禪宗思想上的『心』字，即用客觀的理來代主觀的心。他是有點道家的色彩，他要主靜，故此他的學說很合於道家的自然主義，如說：

夫天地之常，依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答張橫渠先生書，明道文集卷三）

這很象魏晉間自然主義的道家的話，是他的人生的理想的最高的境界。這是很可注意的。

程頤（西曆一〇三三——一一〇七）的天資不如他的哥哥，但比他哥哥切實的多。胡適先生說得好，他說，『他似乎受了禪宗注重理解的態度的影響，明白承認知識是行為的嚮導，『譬如行路，須是光照。』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案，規定了近世哲學的兩條大路：——

涵養須用敬；

# 進學則在致知。

「敬」是中古宗教遺留下來的一點宗教態度。凡靜坐，省察，無欲，等等都屬於「主敬」的一條路。「致知」是一條新開的路，即是「格物」，即是「窮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所以程子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又窮一理。」（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胡適文存三集一一三頁）程頤的窮理，有時是很佩服的，程頤云：「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二程遺書卷二）這很可以見出他的造詣了。

朱熹（西曆一一三〇—一二〇〇），他是要走那「進學在致知」的一路，耐心去做那積錄累寸的工夫，他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各亦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他又以為：「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所謂貫通，未免有點玄妙。他的學說，成為南宋的一大學派。

陸九淵（西曆一一三九—一一九二），以朱熹為支離，要走那簡易直截的捷徑，希望從內心的涵養得到最高的境界。因此明顯的跑入禪宗的路子，以明心頓悟作他的捷徑的方法了。總

之，用敬和致知的兩條路子，是宋儒朱陸兩大派的分別，而陸派則從道家的主靜混和了禪宗的明心，走上了空虛的路程。這種做學問的方法，在明代成爲王守仁之學，於一代影響很大。而全明代的思想，幾乎全受宋代思想的影響，擴大的爲朱陸的攻守與異同。

## 第二章 明初的朱學

一、明初朱學中的博學或致知派 朱熹的學問，注重在致知，後來承接他這一種學問的人，在元代亦頗稱盛。這一派的學問，在『多學而識』，因為辛勤的做學問的工夫，故此漸傳漸捨棄了心性的學問不談了。後來清代的章學誠也見出了朱門的傳人有這種的趨勢，他的文史通義卷三朱陸篇說道：

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黃榦）九峯（蔡沈），再傳而爲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爲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爲潛溪（宋濂）義烏（王禕）……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

這話是很對的。宋濂、王禕及宋濂門人方孝孺爲明初的博學者，即朱學的傳人。今略述於下。

1. 宋濂 濂字景濂，浙江潛溪人。生元至大三年（西曆一三一〇），卒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濂師吳萊、柳貫、黃潛，以文章名，遂受知於明太祖。洪武二年（一三六九），詔修元史，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明年二月，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官至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一

三七七）致仕。十三年，以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安置茂州。卒於夔州。明史卷一二八本傳謂：「一代禮樂制作，濂裁定者居多。」又說：「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可見宋濂深於制度典章文物之學，故能應付裕如。他曾作諸子辯（宋學士全集卷二七，金華叢書本）作於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以評論諸子，而於數月兵亂驚悸中憑記憶著成，可見他的學問之博。他於朱子是很恭維的，他曾作理學纂言序說道：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擗墮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宋學士全集卷五）

可證他確是一位朱派的學者。他於理學，亦曾著所得爲羅山雜言（宋學士全集卷二七）自序說道：「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大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羅山雜言。」他提出自我的重要，以爲學問是在自我的開悟，自我的思考，自我的方寸心。他說道：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大或小，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宋學士全集卷二七）